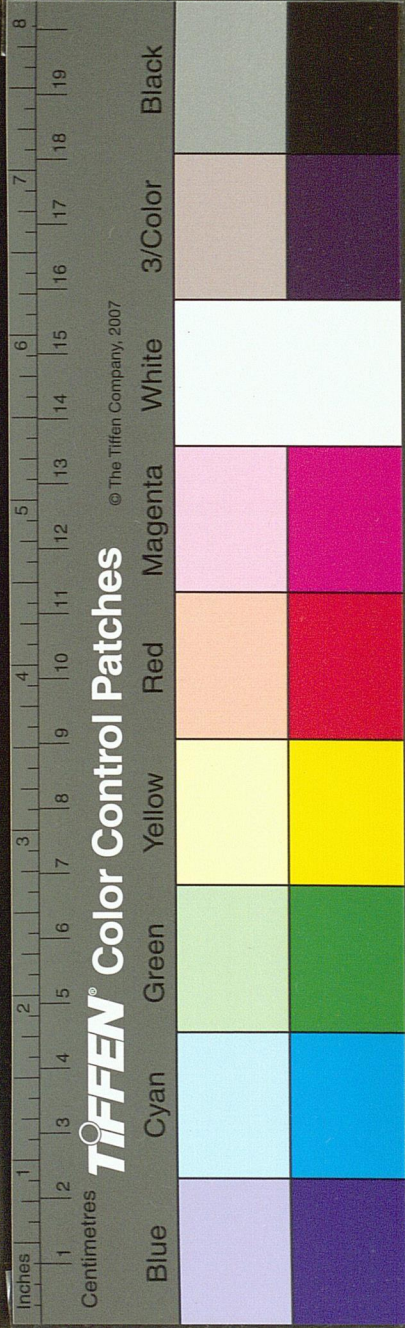


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
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
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
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
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
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
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
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
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滎陽已而信大為荆人
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滎陽謝翦因強

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
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
愈○復○若可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
極○吞○吐○往○復○上○下○致○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其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
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
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
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
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
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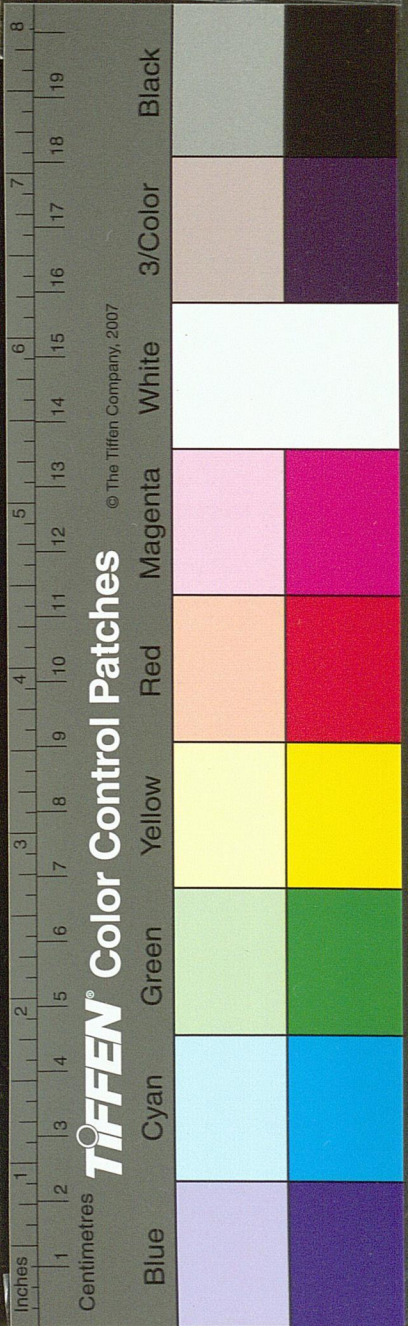


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
 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起括為將。以
 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
 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
現○在○介○甫○榜○樣
 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
 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
 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
 也。

新法之行，老成如富如公輩莫不力爭而惟介甫之
 言是聽。天禍宋國，噫其奈何！徵引秦趙二主所謂規

異事與同失也 儲同人

臣聞明君之說曰：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夫凡君子與君者，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
 相與也。利之所在，則相與也。利之所在，則相與也。利
 之所在，則相與也。利之所在，則相與也。利之所在，則相與也。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
 利之時，相與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
 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死，相賊害不能相救也。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夫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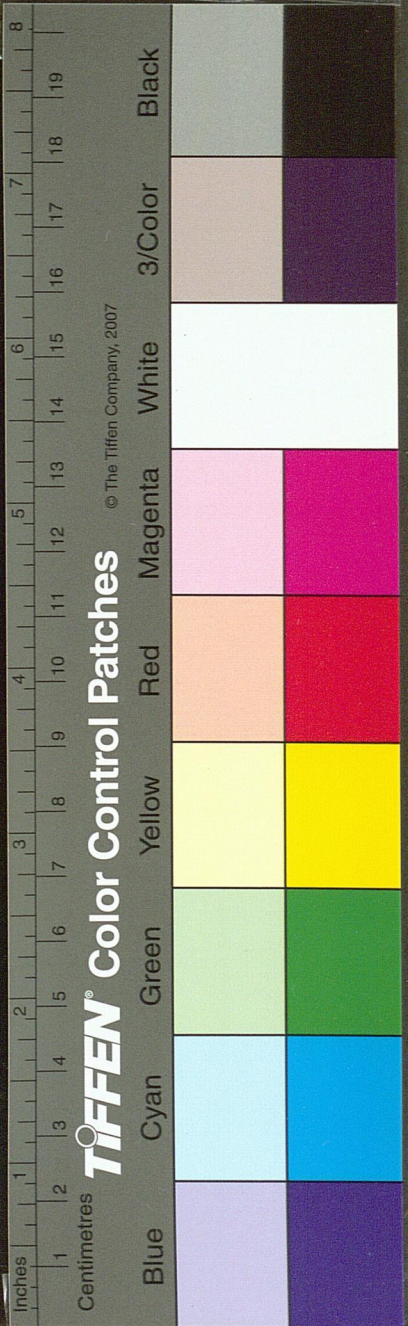
卷十 廬陵

主

吳事與同夫

謝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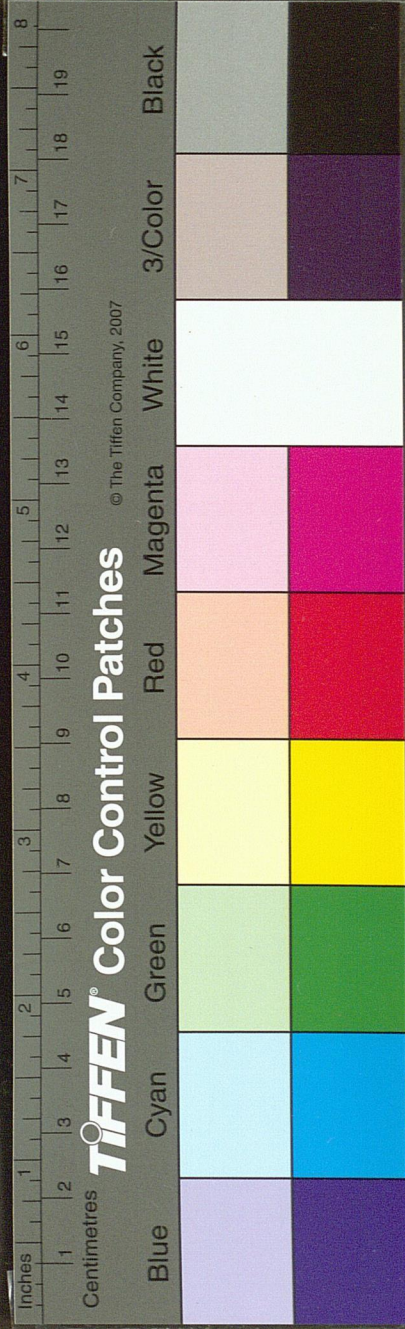
奈何徵引秦趙二主所謂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

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王，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歎○深○長○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三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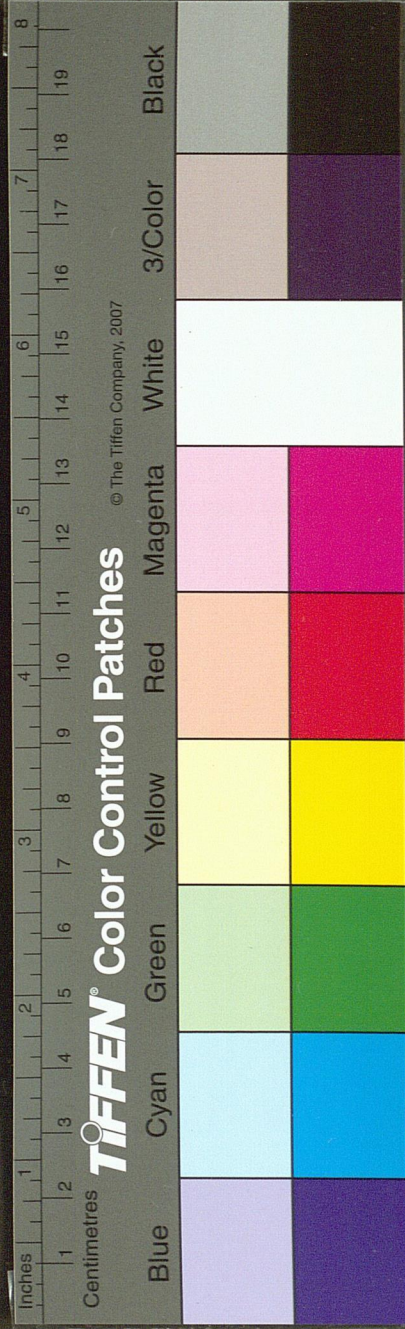
者可以鑒矣。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修余靖
王素蔡襄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
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管
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
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
旣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此論以破邪
說仁宗感悟時公在院也謝疊山
小人無朋一語開鑿鴻濛自公而前未之有也格頗
傲劉子政而奇警過之儲同人

泰誓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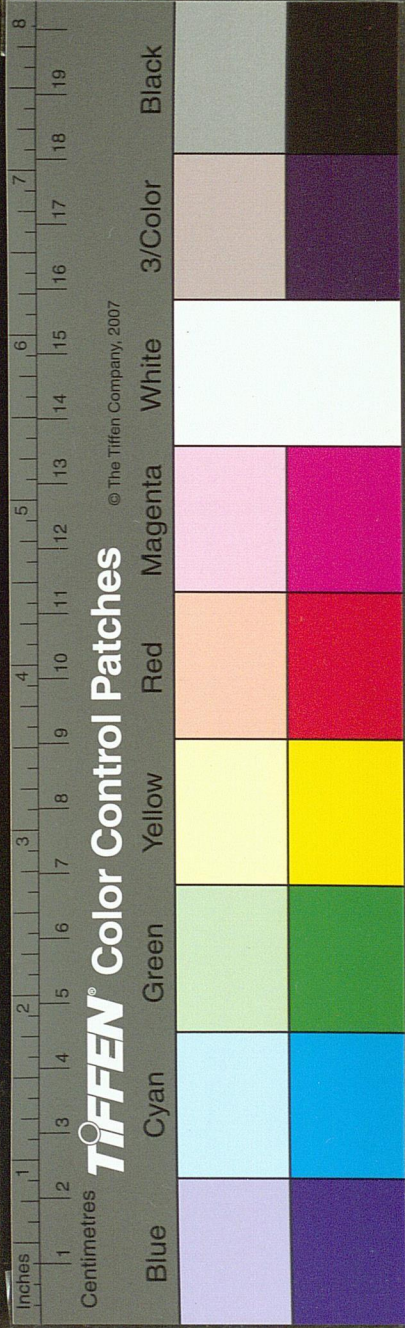
首起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
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
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
商人反宴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
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
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
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幾
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
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



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此節更知自日之昭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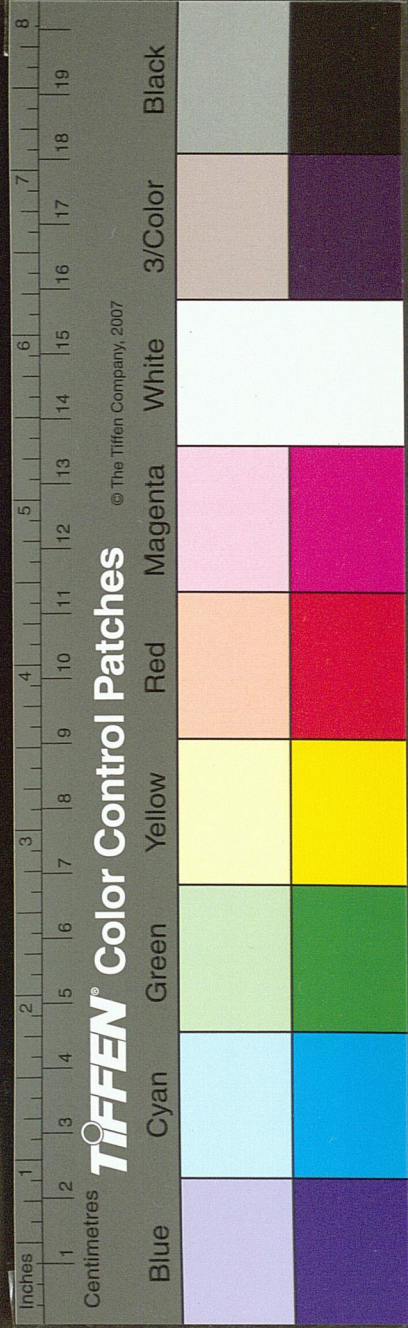


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
 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
 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
 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
 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
 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
 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
 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
 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
 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

於書可矣

千餘年承訛傳謬，得公之論，如日再中，有功經學不
 小。然識不如公而挾其迂踈固滯之見，以推測聖經，
 至欲舉祖說而盡空之，是又公所不取也。

儲同人子
 也君子之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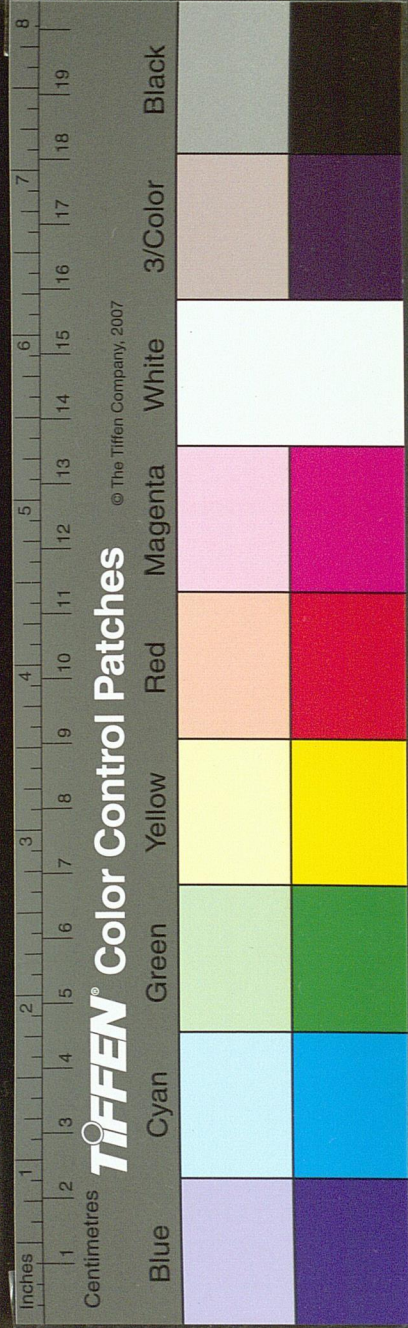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
 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
 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
 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
 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
 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
 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
 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
 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

林書曰矣不楚之說曰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
 全于經乎春秋傳其精於公羊穀梁左丘明者其學不
 一取信乎六經
 公羊穀梁左丘明者其學不一取信乎六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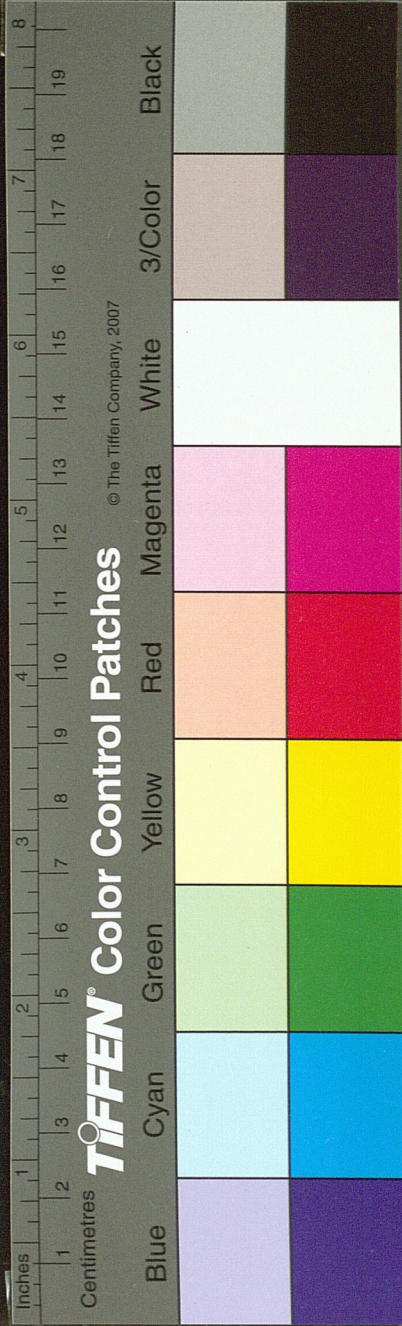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子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于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

三段引經，文句辨駁，快甚。

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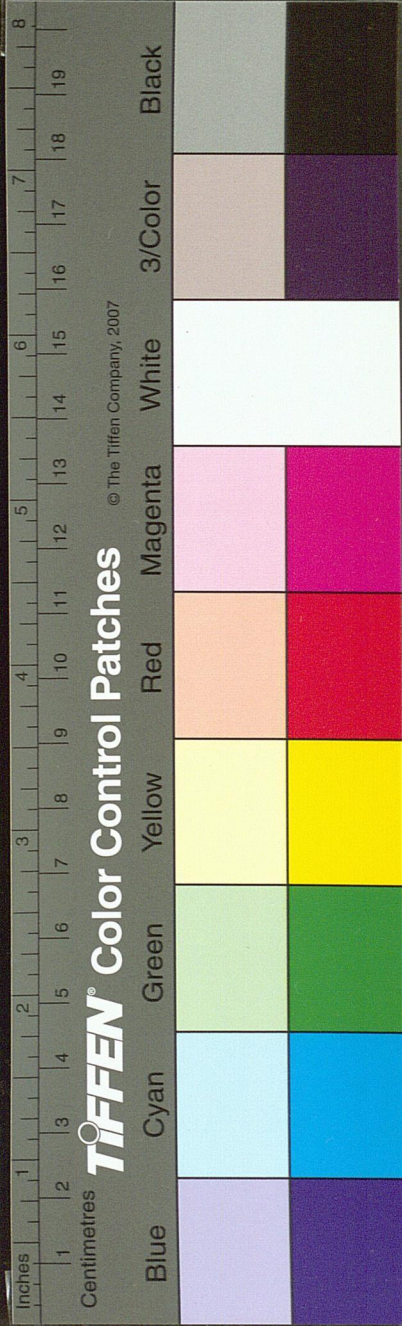


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前半虛言其槩，後半實舉彼說而辨之。然且不深辨者，以有中下二篇在也。儲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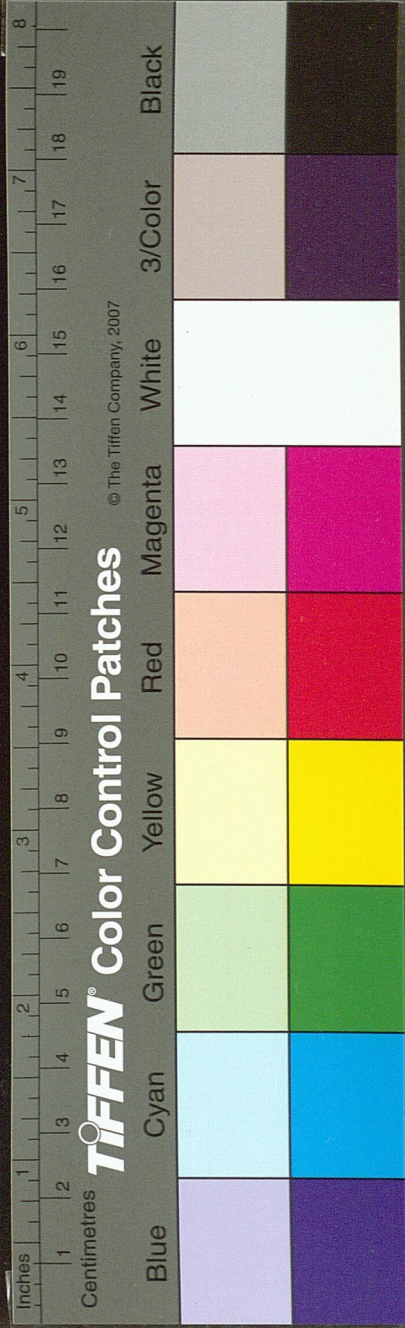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簡，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



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與魯之人皆聽命于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

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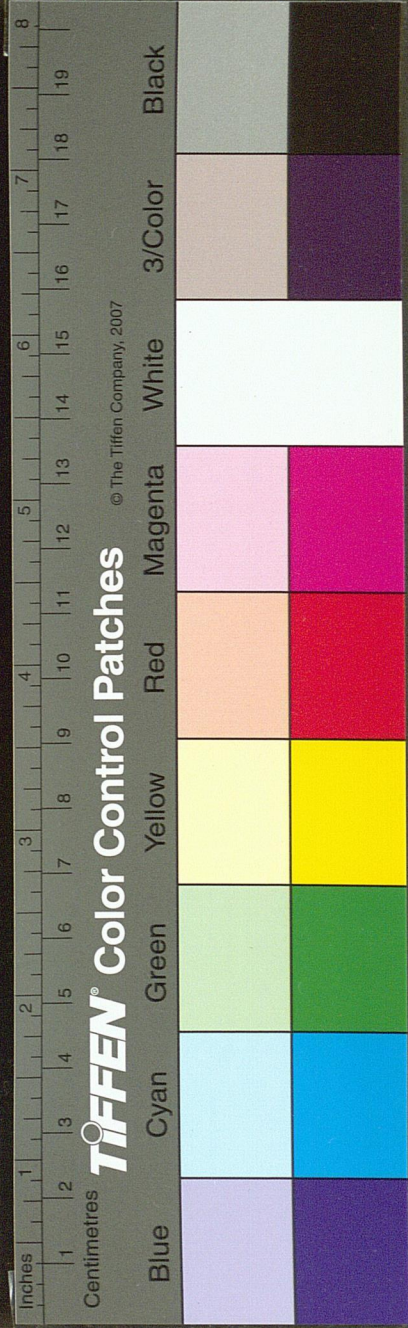


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此篇專論隱攝，只據公之一字為定斷。雖善辨之士不能奪矣。但左氏據本國舊史，必非無根意者。惠有遺言如諸樊兄弟約，傳季札之類，故史得以攝書而羽父異日，因請殺桓以求太宰乎。余覽杜太后金匱之藏，以為魯桓一光義也。趙普之讒殺秦王一羽父也，事若相類，儲同人。

春秋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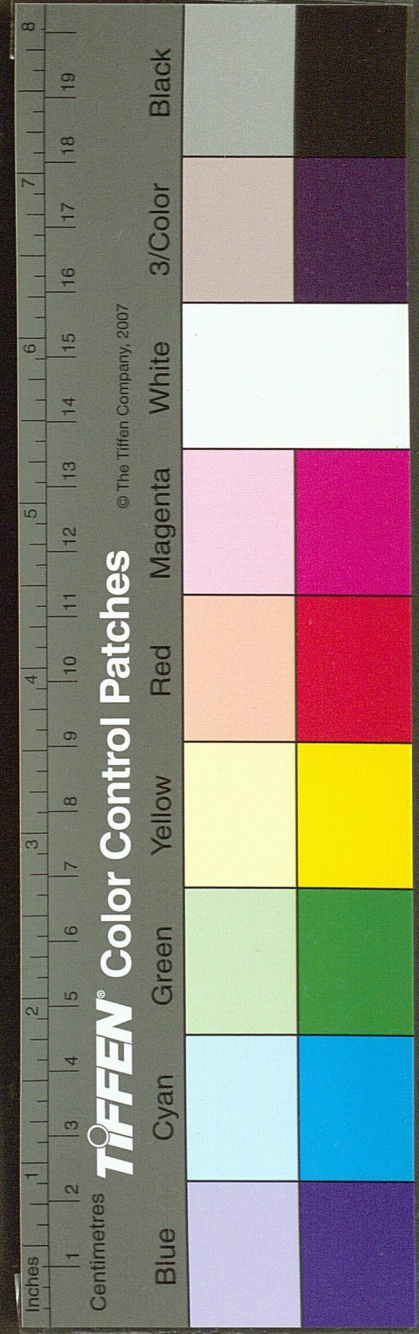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經○人○可○以○夫○點○被○更○欲○嗜○飯○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不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



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
尤○是○正○禍○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
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
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
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
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
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
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
代○說○上○處○置○之○法○此○折○盡○出○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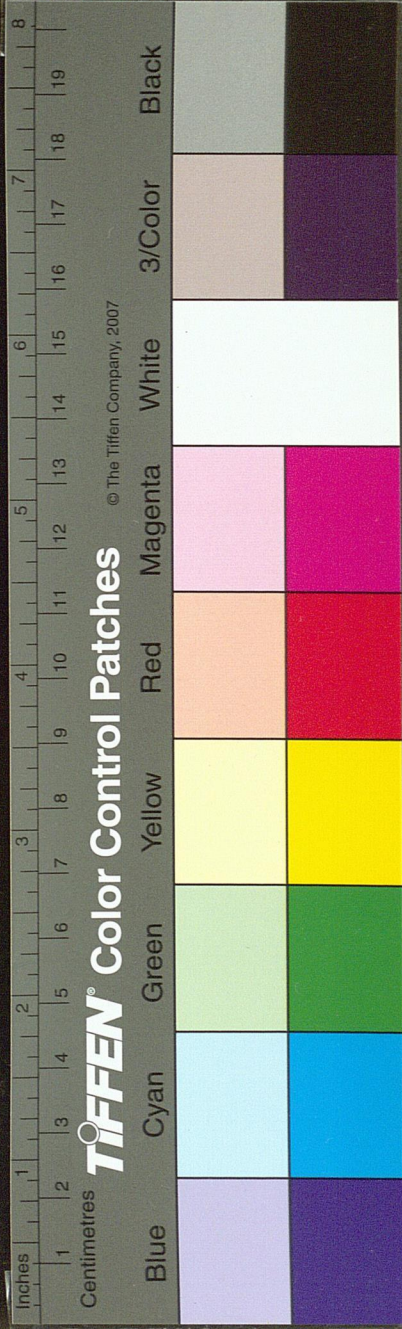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
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
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
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也以修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補美又教人
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
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
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
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
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
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
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
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
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

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
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
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
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
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
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
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
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于所傳者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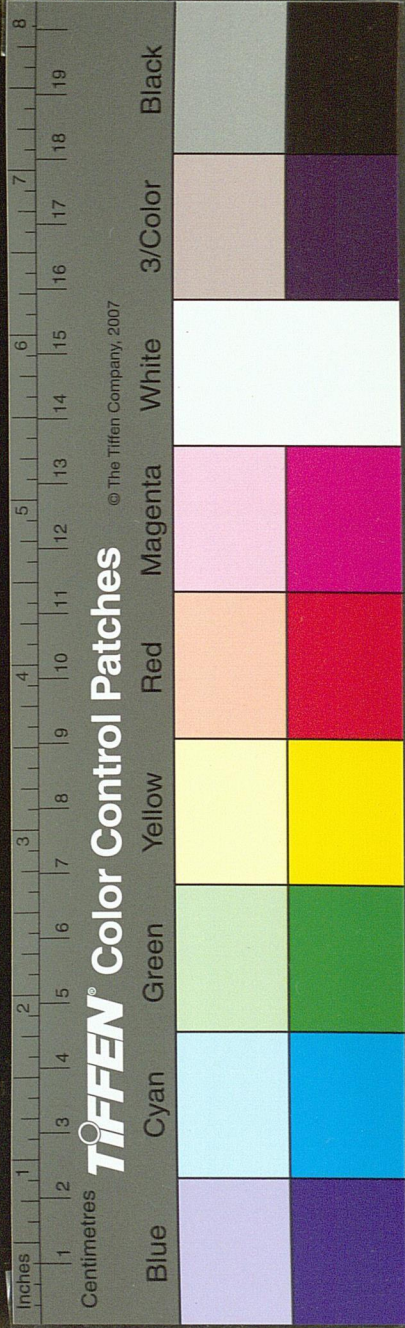
如是是可盡信乎。

趙盾正案許止翻案洗發辨哲 歸震川

公穀左氏去聖人未遠已難信若此况生千載之後
欲以臆見釋經者其穿鑿附會尚可問乎此讀者所
為掩卷而三歎也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
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
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
此也昔者孔子仕于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
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
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
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
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當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
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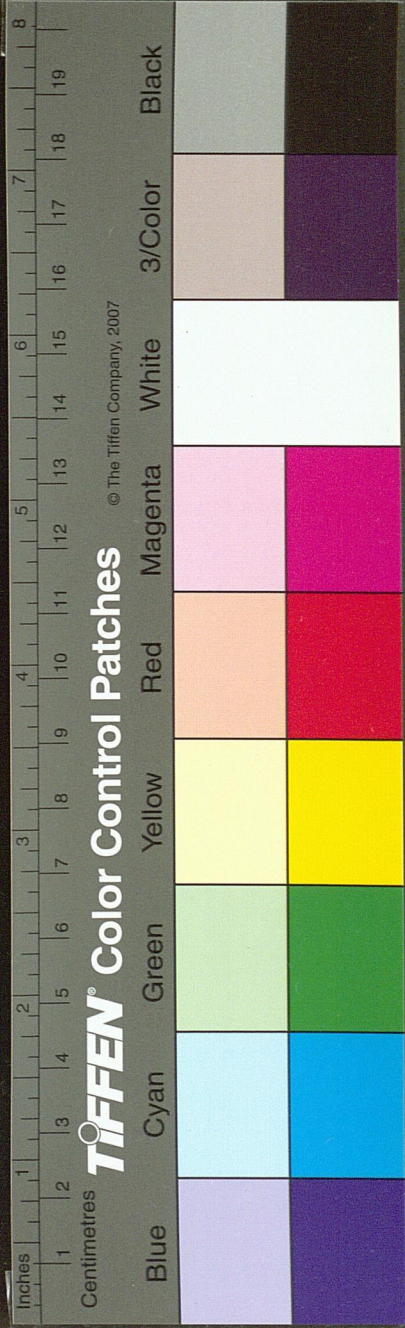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子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

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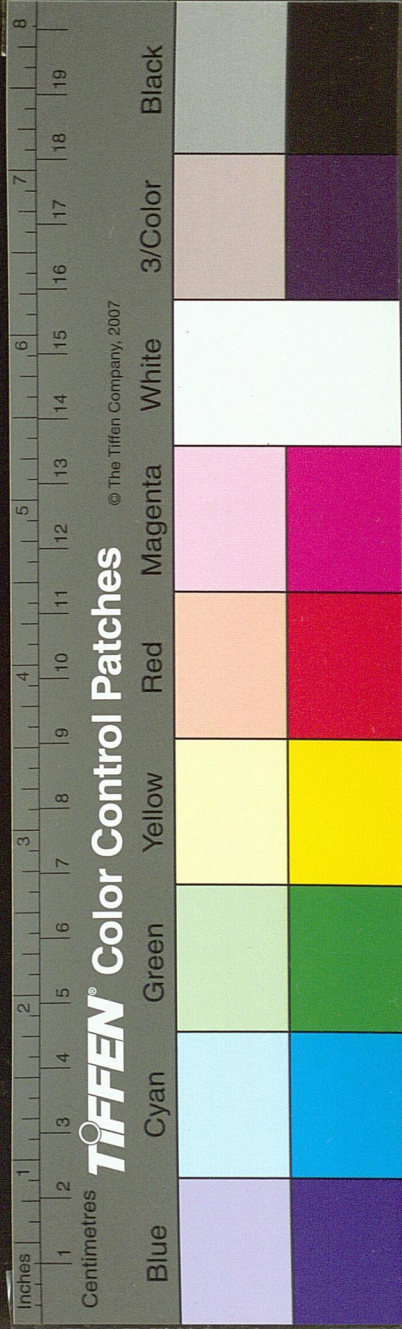
此弊胡氏較三傳何如惜不得如公者一評之。

儲同人



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
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
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
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于茲六年矣不
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
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
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
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
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結峭仰見日月星辰
縱囚一事或一時不忍殺鯨之所為然其事足以悅
愚夫愚婦而不合于堯舜三王故公直以好名責之
非刻也善乎公之言堯舜三王也曰不立異以為高
不逆情以干譽吾乃知泣罪解網皆後世無識者妄
傳之耳假設禹湯而為此一近于嫗一近于巫其立
異干譽也孰甚焉備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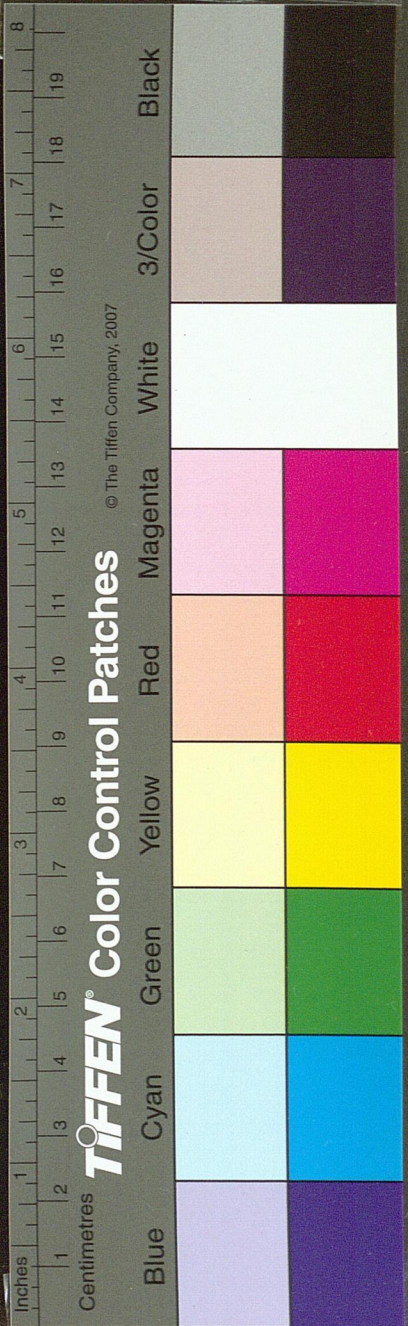


見夫愚敏而不合于表，綬三王姑，公直以我各責之。
 雖因一事，而一却，不悉嫌，補之，而為然其事，足以劍。
 然人計不立，異以益，清不並，計以干譽，之可，得一為之。
 不，可為，當，皆，其，望，人，之，哉，乎，長，以，表，綬，三，王，之，當，必，本。

雜說三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
 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
 急，其感於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
 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
 其樂耶？屬○屬○推○出○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
 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
 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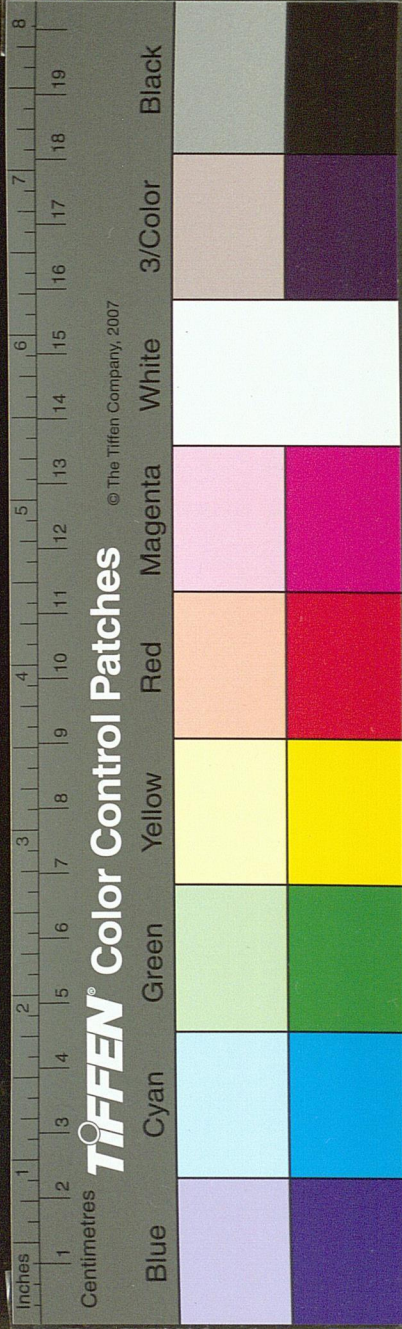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

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疆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以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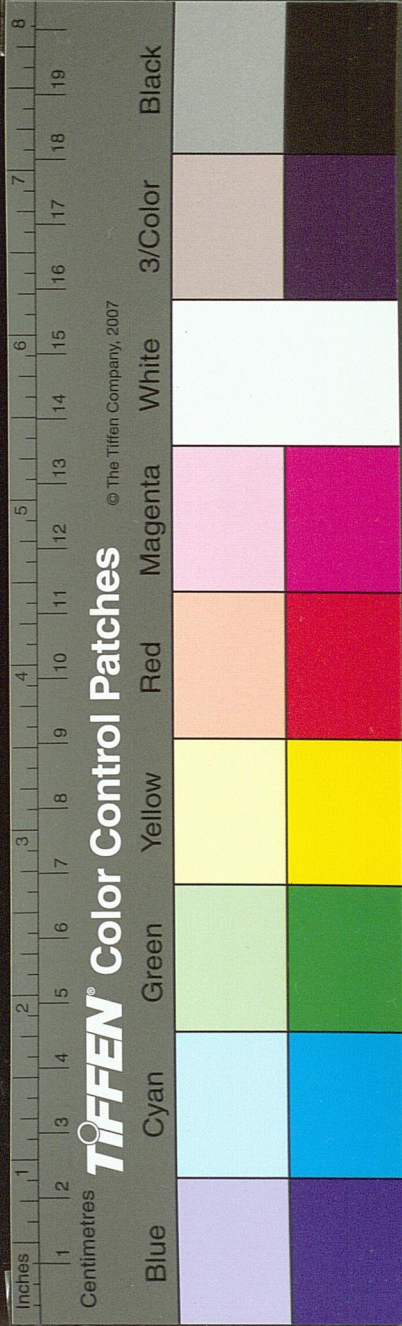
會心豈必在邈乎錄之以見公自任之重如此人儲同



怪竹辨

○譬○然○而○來○有○知○無○知○遂○定○一○篇○之○局○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
而曲合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
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
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
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
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
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
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于聖智之人
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
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繇是言
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
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于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
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蚶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
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
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
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雙起雙承盤旋到底與昌黎獲麟解文法相似

唐宋八大家文選卷十一目錄

後學梁溪秦躍龍編次

卷十一 歐陽廬陵文二

吉州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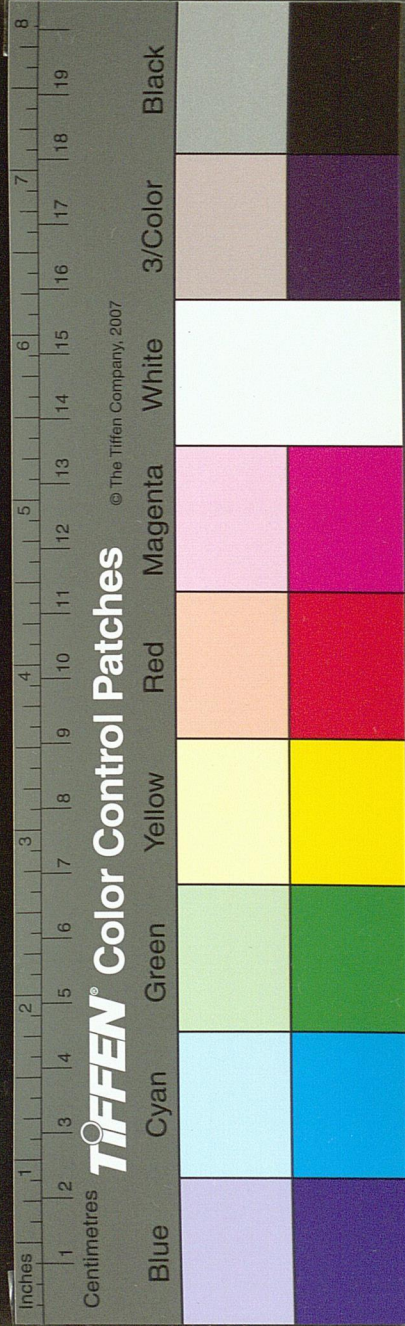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真州東園記



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
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繇是言
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
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于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
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蚶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
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
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
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雙起雙承盤旋到底與昌黎獲麟解文法相似

唐宋八大家文選卷十一目錄

後學梁溪秦躍龍編次

卷十一 歐陽廬陵文二

吉州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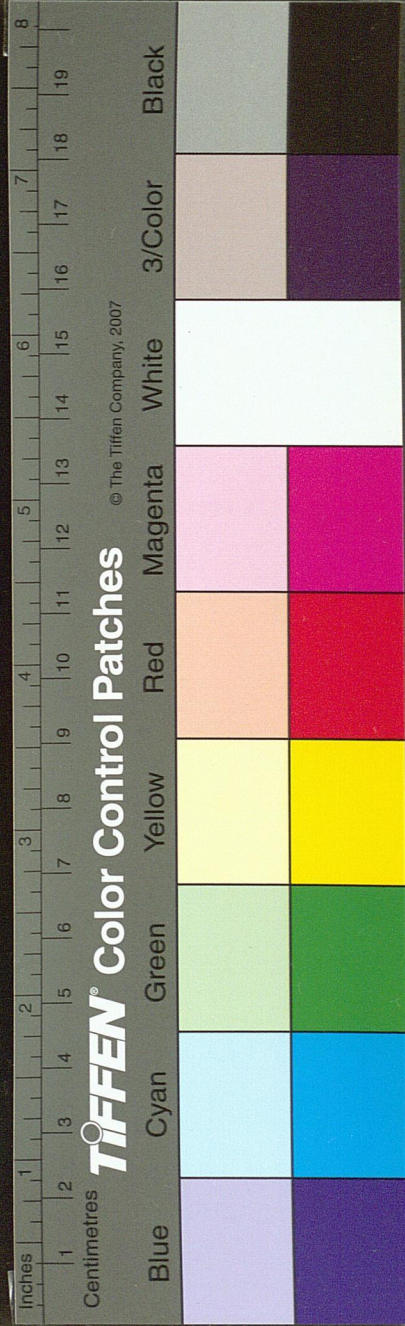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真州東園記



樊侯廟災記

王彥章畫像記

仁宗御飛白記

菱谿石記

畫舫齋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海陵許氏南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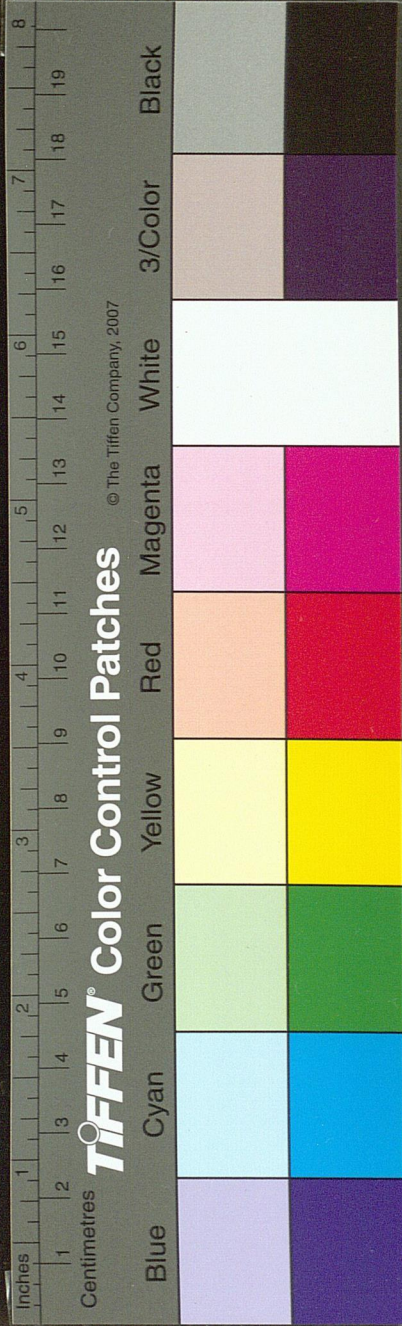
相州畫錦堂記

浮槎山水記

偃虹堤記

峽州至善亭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宋八大家文選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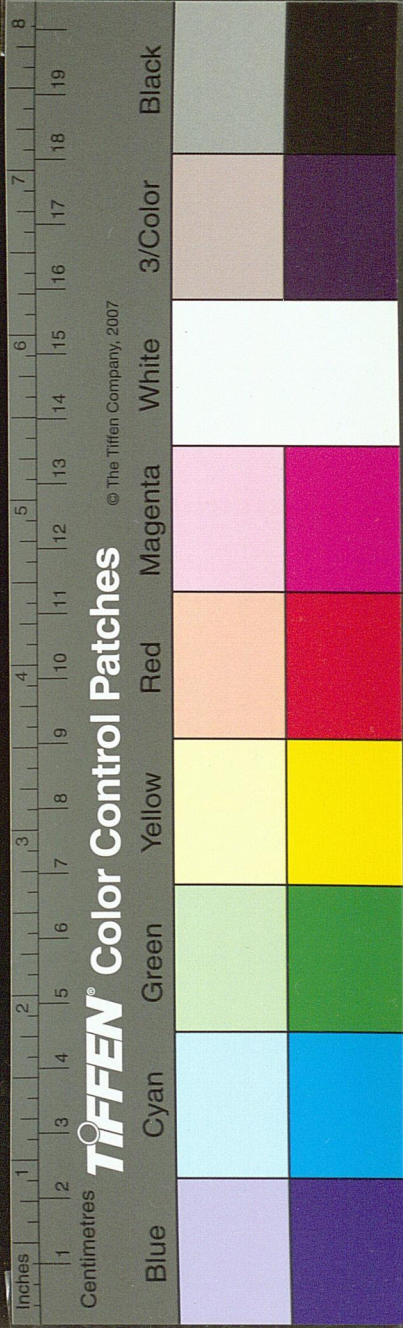
廬陵歐陽修永叔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

○據○明○是○時○立○學○不○止○於○吉○州○發○端○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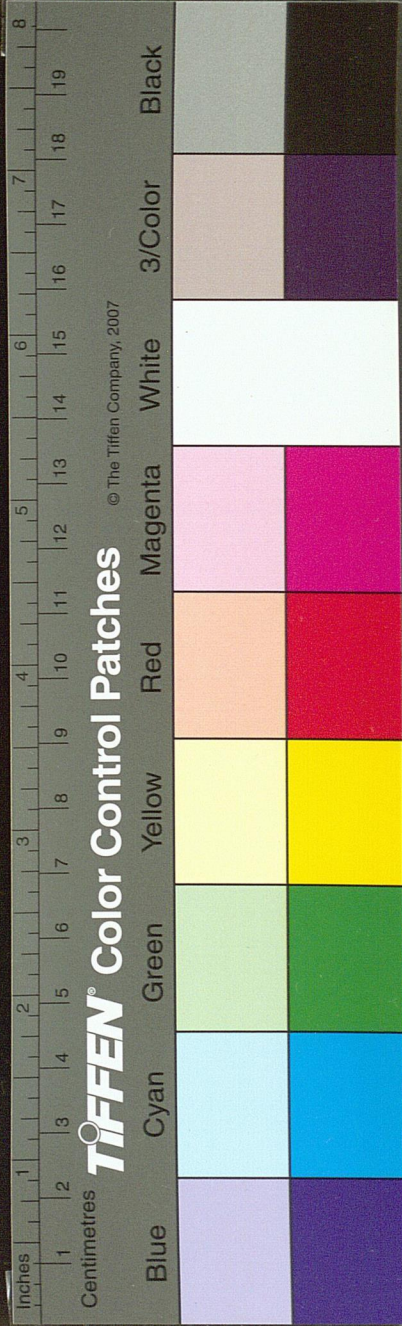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闔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求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礱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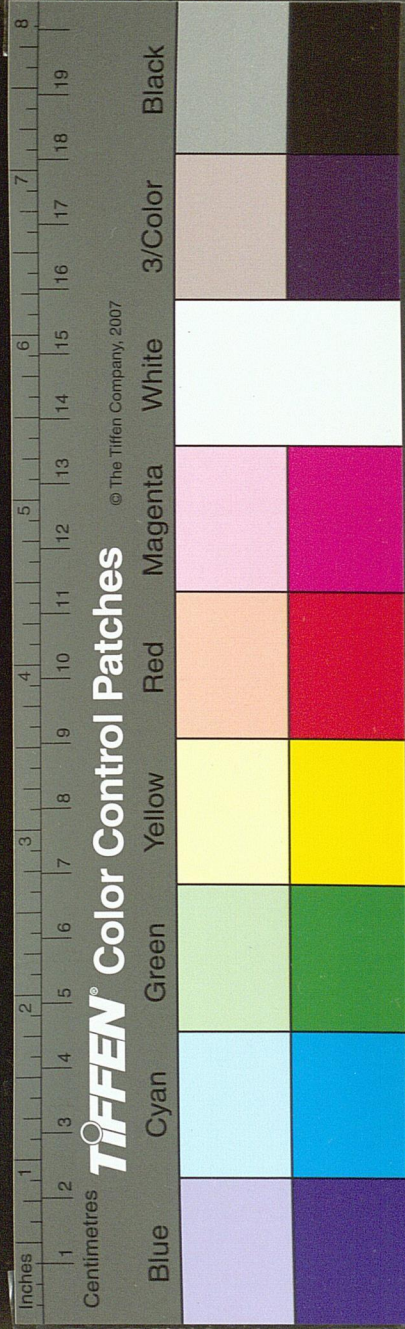


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大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是公桑梓學記贊揚天子立學致治之盛而以學之大成勗其鄉之吏與望其鄉之人董醇賈茂兼而有之儲同人

豐樂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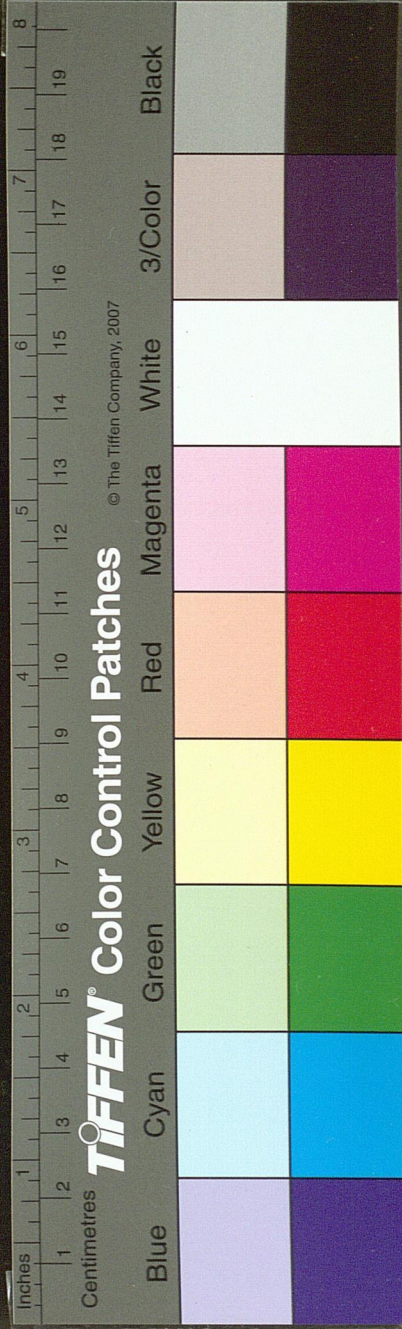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



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
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
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
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
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執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
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
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子遊也
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

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吏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朱子語類論六一文問先生所喜者曰豐樂亭記又
曰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
豐樂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編在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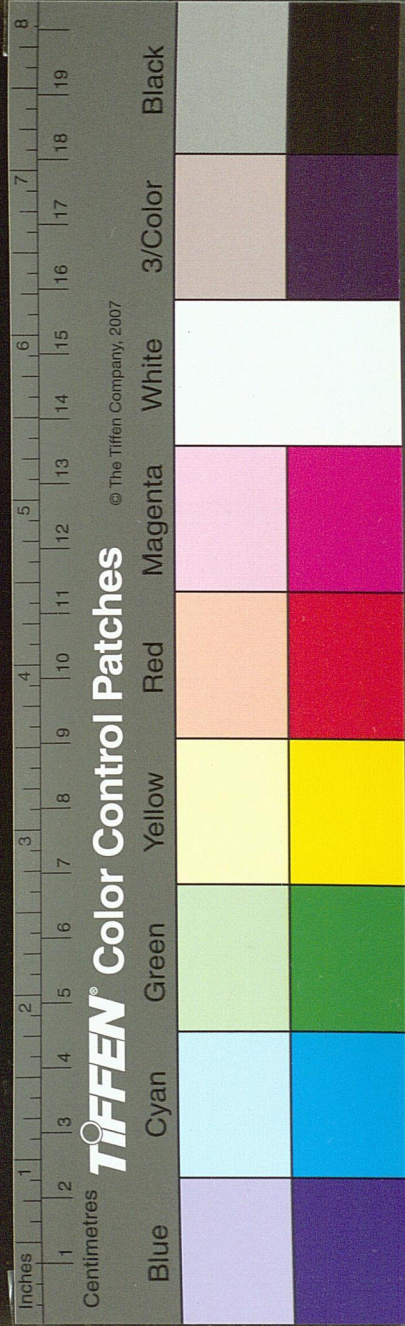


醉翁亭記

○矣○元○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德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
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
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醴泉為酒泉
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誾者
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
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
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
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
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

歐陽修也

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詞玩易蓋戲之耳又不以為奇

特也而妄庸者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此最得意東坡先生

歐公文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

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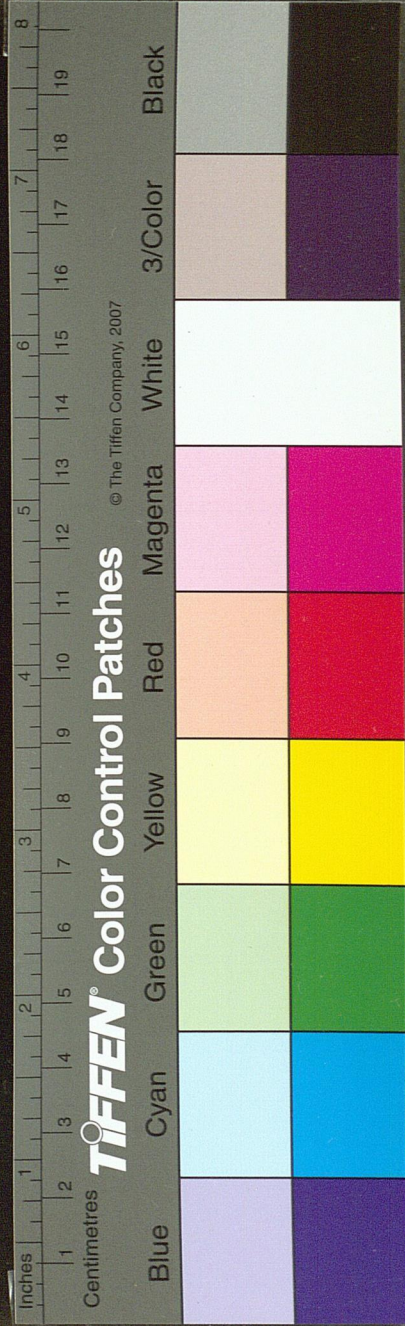
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手所作朱子

乃遂成一蹊徑然其中有畫工所不能到處儲同人

西清詩話云歐陽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瑯

瑯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

名品公即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



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其清放如此

有美堂記

梅今名擊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